

#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人口老龄化与 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研究

郭 怡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31日

##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长期性、结构性的重要国情, 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应对的重大课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分析主线, 强调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为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实现老龄事业与现代化建设协同发展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 阐释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的理论逻辑, 从挑战与机遇两个维度分析老龄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影响, 剖析当前在认知理念、制度供给、资源配置与治理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现实梗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价值引领为根本、以经济发展为支撑、以制度完善为保障、以多元共治为路径的协同发展策略。研究表明, 老龄化并非现代化进程中的消极负担, 而是可以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治理创新与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推动人口结构变迁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 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民生持续改善与社会全面进步, 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制度优势。

##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人口老龄化, 中国式现代化, 协同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

##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Yi Guo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March 31,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July 31, 2026

文章引用: 郭怡.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7): 720-726. DOI: 10.12677/ar.2026.137514

##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a long-term and structural key national condi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and it is also a major issue that must be comprehensively addressed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ak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s as its value destination, uses the contradiction movement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s its main analytical thread, and emphasizes the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social organism. This provides a fundamental methodology for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achie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ing undertakings and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stance and core viewpoints of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zes the dual impact of aging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dissects current practical obstacles in cognitive concepts, institutional supply,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on this basis proposes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led by values, support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sured by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and pursued through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aging is not a negative burde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but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a positive factor for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s with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s, and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Keywords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pulation Ag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

### 1.1.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个伟大理论发现之一，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关思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唯物史观这一全新的哲学语境中生成的，这一理论是把历史发展及其具体进程的科学理论[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贯穿于对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整体把握之中，构成了观察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科学视角。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必须深入解剖社会自身的内在结构，特别是它的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结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从社会的深层结构着手，探究了社会结构即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的一般构架[3]。其核心内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社会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以实践为立论之基，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在《提纲》中，马克思论述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而在于

不断实现人的能力提升、需要满足与自由全面发展。老年群体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质量、发展权益与精神需求，同样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应对人口老龄化，本质上就是在新的人口结构条件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而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状况不断调整。人口老龄化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结构、社会抚养比与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是生产力要素变化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保障关系提出的新要求，只有主动调整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才能保持社会系统的持续稳定运行。

第三，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彼此支撑，人口结构作为基础性要素，其深刻变动会传导至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家庭结构、社会治理等各个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老龄化问题置于社会整体发展中统筹谋划，实现各领域、各环节协同适配，避免局部失衡影响整体进程。

## 1.2.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契合性

从理论逻辑看，中国老龄社会进程不仅伴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还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相一致[4]。

在价值目标上，二者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与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差距、医疗差距、服务差距，恰恰是当前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积极应对老龄化，完善养老保障与服务体系，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养老待遇差距，本身就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发展逻辑上，二者统一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走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贫富分化严重的现代化老路，而是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口老龄化倒逼社会更加重视民生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

在实践路径上，二者统一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激发各类主体活力。老龄化既带来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压力，也催生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健康产业等新增长点。通过制度创新与结构调整，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本身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完善生产关系的生动实践。

## 2.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影响

### 2.1.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现实挑战

人口老龄化以及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并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商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商业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5]。

首先，老龄化持续深化对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约束。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下降，劳动力年龄结构不断老化，传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模式逐步难以为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用工紧张、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和经济潜在增速产生一定影响。自从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峰以来，劳动力市场规模缩小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发展，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也更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加明显[6]。同时，老年群体劳动技能更新相对滞后，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需求存在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驱动发展。

其次，老龄化显著加重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负担。随着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持续攀升，收支平衡压力逐步显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医疗与养老资源分布不均问题依然突出，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养老设施不足、专业护理人员短缺、服务水平偏低等问题较为普遍。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需求快速增长，与现有照护体系供给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成为民生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短板。

再次，老龄化推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难度相应提升。家庭小型化、空巢化趋势明显，传统家庭照护功能持续弱化，大量老年人面临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双重缺失。代际利益分配、公共资源投向等问题更容易引发社会关切，对协调不同群体诉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更高要求。传统以青壮年为主要对象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社会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水平亟待提升。

最后，城乡与区域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进一步拉大发展差距。城市与东部地区老龄化起步早、程度深，但保障能力相对较强；农村大量青壮年外流，呈现“未富先老、留守养老”特征，养老保障水平偏低、服务体系薄弱。这种不均衡状况不仅影响老年群体生活质量，也制约城乡融合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均衡发展的目标存在差距。

## 2.2. 人口老龄化蕴含的现代化发展机遇

我国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并强调发展银发经济，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以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作出重大部署[7]。

一是银发经济快速兴起，为经济转型注入新动能。人口结构理论揭示了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成因，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进而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转变[8]。庞大的老年人口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健康养老、医疗护理、适老化产品、休闲文旅、老年教育等领域需求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壮大。发展银发经济有利于推动服务业比重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向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

二是倒逼制度创新，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为应对养老保障、医疗服务、长期照护等问题，我国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多层次保障体系建设、医养结合服务模式创新等一系列改革，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同时，智慧养老、数字适老化、社区嵌入式服务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治理手段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三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社会文化内涵。老年群体是历史经验、社会智慧与传统美德的重要承载者。老年文化、老年教育、老年文体活动的广泛开展，既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也推动全社会形成敬老、养老、助老的文明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支撑。

四是推动发展理念转向更加绿色与可持续。老年群体普遍更重视健康、生态与生活品质，对绿色产品、低碳生活、生态环境的需求上升，有利于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时，老龄化社会更加注重代际公平与长期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 3.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的现实梗阻

### 3.1. 认知层面：对老龄化的定位存在片面性

部分社会认知仍停留在“老龄化即社会负担”的简单判断，过多强调其对经济增长、社保基金、家

庭压力的负面影响，忽视老龄化在拉动消费、促进创新、完善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片面认知容易导致政策重心偏于“被动应对”而非“主动转化”，在资源投入、产业引导、社会动员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布局，难以真正将老龄化治理嵌入现代化整体进程。

### 3.2. 制度层面：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尚不健全

现有制度在整体性、衔接性上仍有不足。养老保障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压力较大，第二、三支柱发展相对滞后，多层次保障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养老服务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完善、专业人才激励不足等问题，医养康养结合仍存在体制机制壁垒。同时，老龄工作涉及民政、卫健、人社、发改、财政等多个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容易出现政策碎片化、力量分散化，难以形成协同推进的制度合力。

### 3.3. 资源层面：城乡与区域配置失衡问题突出

虽然我国各地方政府对民间机构与社会组织开办养老服务制定了一些扶持政策，但往往停留在纸面大于实际落实。没有做好养老服务的倡导者和牵头人，没有出台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机制，也没有具体激励和帮扶措施，没有充分调动民间机构与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业的热情[9]。优质养老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城市与发达地区，农村和基层养老服务设施薄弱、专业人员匮乏、服务能力不足。公共财政对农村老龄事业投入相对有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仍需深化。资源配置失衡不仅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加剧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制约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协调性推进。

### 3.4. 治理层面：多元主体协同格局尚未成熟

当前养老服务仍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家庭社区作用发挥不充分。养老产业投资周期长、回报稳定性弱，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与能力受限。社会组织在社区养老、精神慰藉、志愿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同时，家庭照护者支持体系不完善，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格局仍需加快构建。

## 4.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域下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 4.1.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引领，筑牢协同发展根基

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立场为遵循，把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摆在重要位置。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体系，完善老年健康服务支撑体系，推动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更加公平可持续。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服务，丰富老年文化体育与教育供给，促进老年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共同改善。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系统性还需要顺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变化，动态调整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略[6]。在全社会营造敬老爱老助老氛围，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以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现代化建设方向。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增强协同发展经济支撑

立足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培育银发经济，支持适老化产品研发、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开发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完善弹性退休、技能培训、志愿服务等机制，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建设，将经验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时，以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数量变化带来的影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应对老龄化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 4.3. 立足社会有机体协调要求，完善协同发展制度体系

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健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增强制度可持续性。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与质量监管制度，加快培养专业护理人员队伍，提升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力。推动医疗、社保、养老、长期照护等制度衔接联动，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社会系统各环节协调运转。

### 4.4. 坚持可持续发展与多元共治，构建长效协同治理格局

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统筹人口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完善生育支持与家庭发展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强化政府在规划、投入、监管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养老产业。培育专业化社会组织，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夯实社区治理基础，加强对家庭照护的政策支持，加快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协同发力的治理格局，实现老龄化应对与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协同推进。

## 5. 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真正摒弃片面、静态的老龄化认知，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宿，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立足社会有机体协调发展要求，才能把应对老龄化的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提升治理的动力。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均衡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构建多元共治格局，能够有效破解养老保障不均、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发展差距等现实难题，让养老事业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文化进步同向发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之路。

从长远来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本土实践推进和“积极老龄观”在中国的植根，本身就是对全球老龄社会治理经验的扬弃过程，并不断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发展模式互动、互适和互构。这体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品质的坚持，并将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持续优化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强化老龄社会治理能力，以生动注解“中国之治”[10]。

推动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协同共进，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更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实践，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系统观念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科学理论指引与持续实践创新中，我国完全能够实现人口结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平稳衔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稳定的社会支撑。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仲方正, 王鑫淼.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路径探析[N]. 理论与研究, 2026-06-02(004).
- [3] 戴茂堂. 世纪之交: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J]. 云南社会科学, 1996(6): 25-31
- [4] 刘尚君, 陈功.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与实践思考[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6): 6-11.
- [5] 林梨奎, 蔡立峰, 张佐敏, 李丹琪.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商业新质生产力提升[J]. 商业经济研究, 2026(6): 21-25
- [6] 杨菊华.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3): 14-26+2.
- [7] 雷江梅, 陈雪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共同富裕: 机遇、挑战及实现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5(6): 15-26.
- [8] 赵文婷, 赵元宁, 谭浩然, 吴佳燕, 汪小龙.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优化路径研究[J]. 知识经济,

2026(10): 153-156

- [9] 薛冰. 人口老龄化态势下养老服务业发展路径[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2017, 25(2): 1-4, 22.
- [10] 胡湛, 孙昕. “何以战略”与“以何战略”: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J]. 人口研究, 2024, 48(5): 3-16.